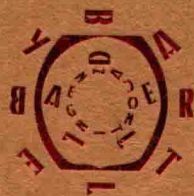


子午线译丛精选
漓江出版社

非外借



Bartleby o della contingenza
巴特比，或论偶然

巴特比，或论偶然

Bartleby o della contingenza

[意] 乔吉奥·阿甘本 著 王立秋 等译 沙明 校

Giorgio Agamben

漓江出版社
桂林

Original Title *La Potenza del pensiero*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ri Pozza editore,
Milano © 2005 by Giorgio Agamb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11-2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特比, 或论偶然 / (意) 乔吉奥·阿甘本 著; 王立秋等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12

(子午线译丛精选)

ISBN 978-7-5407-8278-8

I. ①巴… II. ①乔… ②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374 号

责任编辑: 吴晓妮 叶 子

装帧设计: 李诗彤

内文制作: 姜政宏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7.5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817768)

目 录

思想的潜能	1
事实性的激情	19
海德格尔与爱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57
不可追忆的意象	70
Pardes: 潜能的写作	85
人的工作	110
绝对的内在性	127
巴特比, 或论偶然	161

“我能”是什么意思？

潜能(*potenza*)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漫长的历史,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它就一直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在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把潜能和现实,*dynamis* 和 *energeia* 对立(同时也联系)起来,他还把这个对立作为遗产,留给了中世纪和现代的哲学和科学。如果我在这里选择向你们谈论潜能的概念,那是因为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历史文献。我无意于简单地恢复这些现已不再使用的哲学范畴的通用性。相反,我认为潜能概念之于人类,特别是在一部分人的生活与历史中——这部分人已经将其潜能培养、发展到把力量强加于整个星球——不曾停止过它的功能。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建议,如果哲学问题被表述为关于词的意义的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楚的话,那么我可以把我工作的主题定义为试图理解

^① *La Potenza del pensiero*, conferenza tenuta a Lisbona nel novembre 1987 (inedita)。

语段“我能”[*potere*]的意义。当我们说“我能”“我不能”的时候,我们是想说什么呢?

在一部题为《安魂曲》(*Requiem*)的诗集的简短题记中,安娜·阿赫玛托娃讲述了她的诗是如何诞生的。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月复一月地,她蹲守在列宁格勒监狱外面,试图打听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的儿子的消息。和她一起的还有十来个妇女,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碰头。一天,这些妇女中的一个认出了她,并向她提出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你能就此说点什么吗?”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然后,不知怎地为这个问题找出了一个答案:“是的,”她说,“我能”。

我常常自问,阿赫玛托娃想要说些什么?也许她拥有杰出的诗才,也许她知道如何巧妙地驾驭语言,也许她可以转译这如此残酷的经历,而它是难以言喻的。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她要说的不是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必须说出这个“我能”,而这个“我能”指的不是任何的确定性或特定的能力,相反,是投入其中,是整个地牵涉到它。这个“我能”超越所有能力,超越所有知识,这个肯定除了指称直面着最为迫切经验的主体,什么也不意指——虽然不可逃避,然而就在那里它被给予估量:潜能的经验。

什么是能力?

然而,人们会自问,为什么不存在(对)感官本身的感觉[*tōn aisthēseōn*...*aisthēsis*]? 为什么在缺乏外在对象的情

况下,尽管感官在它们本身或者在它们的偶性中也包含火、地、水和其他元素这些感觉对象,感官却不会给出任何感觉?无疑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感觉的能力(*to aisthētikon*)不是行为的而只是潜能的[*dynamēi monon*]。这就是为什么它不会给予感觉,就像可燃物不会在不符合燃烧规律的情况下着火;否则,它就会自行燃烧而不需要任何实际活跃的火种[*entelecheiai...ontos*]。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把感觉力表征为一种“灵魂的能力”,以至于在我们看来《论灵魂》中的这段论述(417 a 2-9)没有任何问题。潜能的词汇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第一次在这些字里行间出现的根本的问题,它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极少闪现,只出现在某些决定性的时刻(在现代思想中,这样的时刻之一,是以康德的作品为代表的)。这个问题也是潜能的开端,它是这样表述的:“拥有一种能力”是什么意思?像“能力”那样的东西是怎样存在的?

古希腊并没有把感觉力、智力(更不要说意志了)考虑为主体的某些“能力”。*Aisthēsis*(意为“感觉”)在形式上是以-sis结尾的名词,它表达了一种实际的活动。那么,一种感觉何以可能在感觉缺失的情况下存在呢?一种 *aisthēsis* 何以可能在 *anesthesia*(感觉缺失,麻醉)的状态下存在呢?这些问题立即就把我们带到亚里士多德称之为 *dynamis*(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术语既意味着潜能,又意味着可能性,绝不可将这二者分离,不幸的是

某些现代的翻译正是这种情况)问题的核心上。当我们说,人类有看的“能力”、说话的“能力”(或者像黑格尔写的,海德格尔又以他的方式重复的,死亡的能力)——当我们仅仅在确定“这个东西没唤醒我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潜能的领域了。“能力”这个术语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方式,是特定的活动与其自身分离并被分配给一个主体,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活的存在“持有了”它的生命实践。像感觉的“能力”那样的东西是与感觉活动相区分的,为了后者可以与一个主体发生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潜能理论包含一种主体性的考古学,它表达了主体的问题如何以一种思想宣告出来,而这思想还没有拥有这个概念。*hexis*(源自 *echō*,“持有”),存在的方式、能力,是亚里士多德为这种感觉(及其他“能力”)在一个生命身上的非—存在赋予的名字。如此被“持有”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缺席,而是以某种丧失(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中,*sterēsis*,“丧失”,与 *hexis* 有着战略的联系)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确证现实中缺乏的东西的在场之物的形式出现的。有某种潜能、有某种能力就意味着:有某种丧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感觉自身不会被感觉,就像可燃物不会自行燃烧那样。结果,潜能就是某种丧失(*sterēsis*)的能力(*hexis*):我们在《形而上学》1019 b 5-8 中读到,“有时,潜能是持有某事物(的潜能),有时它是缺乏这一事物(的潜能)。如果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能力(*hexis*),那么,潜能是如此之潜能,要么是因为有某种能力(*hexis*),要么是因为有这种丧失(*sterēsis*)”。

持有某种丧失

不管怎样,这个吸引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的次级形式(持有丧失这一事实)在《论灵魂》中显得引人注目,它紧挨着我们之前开始引述的那一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区分了一种普通的潜能和一种弹性的潜能;相应于前者,我们说一个儿童有认知的潜能,或者有成为建筑师或国家领导人的潜能;而后者是指已经拥有对应于某些知识或技巧的能力(*hexis*)。正是在这第二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一个建筑师有建造的潜能,即使他没有修建房子;或者说西塔拉琴手有演奏的潜能,即使他没有演奏。这里的潜能的问题就与属于儿童的普通的潜能根本地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写道,儿童是有潜能的,在他必须经受由学习带来的改变这个意义上。相反,对于那个已经拥有技术的人来说就不应该是经受改变,而是有能力从一种 *hexis* 出发,把这种他能够将之未行为化或未现实化的能力,从现实的非—存在变为现实中的存在(*ek tou... mē energein de, eis to energein*. 417 a 32 - b 1)。因此,潜能被其不实现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定义了,这也是 *hexis* 所表示的意义:丧失的不受拘束。因而建筑师有潜能,在于他可以不建造;乐师也是这样,因为与一种仅仅是普通意义的潜能不同,即与不会弹奏西塔拉琴的人相比,乐师可以不弹西塔拉琴。

亚里士多德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形而上学》中回应了麦加拉学派确认的观点,除了他们认为的潜能仅仅存在于活动中

(*energē monon dynathai, hotan de mē energē ou dynasthai*. 1046 b 29-30) 之外,其他并非没有道理。如果他们是对的,亚里士多德反驳道,我们便不能认为建筑师在没有修建的时候也是建筑师,也不能在医生未行使其手艺时称之为医生了。因此,问题就在于潜能的存在方式,它存在于 *hexis* 之形式当中,即一种对缺失的控制形式当中。那里有一种形式,一种非活动之物的在场,这种丧失的在场就是潜能。就像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的一个精彩段落中毫无保留地断言:“丧失(*sterēsis*),就是一种形式(*eidos ti*,是指某种脸庞;*eidos* 来自 *eidenai*,看见)。”(193 b 19-20)

论黑暗

潜能的这种丧失的在场,是最具意义的形象之一,在《论灵魂》中,这种形象就是黑暗(*skotos*)。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处理的是感觉,尤其是视觉(418 a 26-418 b 31)。他写道,看的对象是颜色,还有另外的某些东西我们没有命名,他建议称之为透明(*diaphanes*)。该术语在这里不仅仅指如同空气或者水那种通透的体态,而且也指某种在它们那里呈现出来的本质(*physis*),是它建构了在每个身体上确切可见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没有定义这种本质,只是局限于对它之存在的假设(*esti de ti diaphanes*,存在着透明)。而他也肯定了这种本质类似于光,黑暗的本质就是潜能(418 b 9-10)。如果光像他在其后补充的那样,是活动中的透明的颜色(*to de phōs hoion chrōma esti tou*

diaphanous, hotan ē entelecheia diaphanes),那么他将黑暗,作为光的丧失(*sterēsis*),定义为潜能的颜色,就不为错。不管怎样,正是这唯一且同一的性质,一会儿呈现为黑暗,一会儿呈现为光亮(*ē gar autē physis hote men skotos hote de phōs estin. 418 b 31-419 a 1*)。

(因此,那种通常认为古代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光的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不准确的。毋宁说它是一种透明[*diaphane*]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没有能力命名的光明与黑暗之本质[*physis*]的形而上学。)

稍远一点的文段中,在谈到共同的感觉时,亚里士多德自问,当我们看时,我们感觉到我们在看(*aisthanometha hoti horōmen, 425 b 12*),或者当我们听时,我们感觉到我们在听,这是怎么做到的。对于牵涉到视觉的东西,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要么我们感觉到用另外的感官在看,要么用视觉本身在看。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我们感觉是用同一种感官在看。但是这导致了一个悖论:

因为用视觉来进行的感觉是看,我们看到的是颜色或者说有颜色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看本身的话,看的本原[*to horōn prōton*]就其自身而言就是有颜色的。因此这是明确的,“用视觉来感觉”并不是唯一的事情:实际上,甚至在我们不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区分黑暗与光。因此,

视觉的本原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有颜色。^①

在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回答了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不存在(对)感官自身的感觉?”先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感觉只是潜能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了。在我们不看(也即,在我们的视觉是潜能的)的时候,我们也会区分黑暗与光;我们看见黑暗。看的本原“在某种意义上有颜色”,而它的颜色就是光和黑暗,现实和潜能,在场与缺失。这意味着,感知我们看到的東西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看的本原既作为看的潜能也作为不—看的潜能存在,后者不是单纯的缺席,而是某种存在的東西——它是对某种缺失的 *hexis*。

在这点上,现代的神经生理学看起来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在我们因为没有光源,或因为我们闭上眼睛,而看不到外在事物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视网膜完全不活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是,光的阙如会触发一系列视网膜上被称作“停止神经元”的边缘细胞(*off-cells*)。这些细胞一旦被触发,就会产生那种我们称作黑暗的特殊视像。黑暗是潜能的

^① 《论灵魂》,425b 15-25。(参见秦典华中译第 66-67 页:“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在看和听,那或者一定是凭借视觉在看,或者一定是仰仗其他的感觉。……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视觉的感觉是看,那么看到的或者是颜色,或者是有颜色的事物,如果某物要观看看的东西,那么首先在看的東西就应当具有颜色。所以,‘视觉的感觉’显然并不是在一种意义上说的;因为即使在我们没有看的时候,我们也能凭借着视觉判别黑暗和光明,但两者在方式上并不同。此外,在看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拥有颜色的……”。译注。)

颜色,而潜在在本质上是一种丧失(*sterēsis*)的可用性,是不—看的潜能。

黑暗的潜能

在对《论灵魂》的评注中,泰米斯提乌斯^①以一种伟大的敏锐道出了以下这段话的所有暗示:

如果感觉不同时具有现实的潜能和非现实的潜能,如果它仅仅永远是现实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感知黑暗,它也不可能听到沉默。同样,如果思想不同时具备思想和无思想[*anoia*]的能力,那么,它就永远不能认识无形式[*amorphon*]的、邪恶的、无形象的[*aneidon*]东西了。如果思想不具备一个潜能的共同体[*koinonein*],那么它就无法认识丧失。

人类之潜能的伟大——同样也是它的悲惨——就在于,它首先是不行动的潜能、黑暗的潜能。如果我们考虑荷马时代的希腊,*skotos* 尤其意味着在死亡的一刻占有了人的黑暗,那么要衡量这个怀着潜能的双重生命的所有后果便是可能的。它指派给人的维度是丧失的知识,即,不外乎是作为所有知识和行为的秘密基础的神秘(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亚里士多德研究在这

^① 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 317-390),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家、修辞学家、哲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以评注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闻名。译注。

里显示了它的恰当)。事实上,如果潜能只是看或者做的潜能的话,如果它只像这样存在于将其实现的行为当中的话(这样的潜能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的潜能,被指派给元素和非逻辑的动物),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体会到黑暗和感觉缺失的经验。其后果,是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无法控制丧失(*sterēsis*)。人是丧失之师,因为与其他的生命相比,在他的存在中就注定了潜能。但是这也意味着,对于人来说它是被赋予和被抛弃的,在其行为能力是建构一种非行为的能力,去认识一种非认识的意义上。

所有的潜能都是非潜能

正是在《形而上学》第八卷中,亚里士多德雄心勃勃又满腹疑问地试图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其潜能理论。无疑,询问的关键时刻就位于他定义潜能和非潜能创造性的从属的段落。“非潜能(*adynamia*),”他写道,“是一种相对于潜能(*dynamēi*)的丧失”(1046 a 29-31)。所有的潜能都是非潜能,就其是同一物的非潜能本身(*tou autou kai kata to auto pasa dynamis adynamia*),而且是相对于同一物而言。*adynamia*,非潜能,在此并不意味着所有潜能的缺席,而是不付诸行动的潜能,*dynamis mē energein*。因此这个观点定义了人类潜能的特别的双重性,在其原初结构上,就与其自身的丧失联系着——就同一个事物而言,永远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潜能,做与不做的潜能。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正是这个关系才建立起潜能的本质。因

为与它本身的“非存在”和“不做”相关,它才可以“存在”和“做”。在潜能中,感觉是合法的感觉缺失,思想就是非思想,劳动就是非劳动。

在稍后的几句话当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清楚地描述了人的潜能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被赋予潜能[*to dynaton*]的人,可以[*endechetai*]不在行动当中[*mē energein*]。拥有‘存在’潜能的人同样也可以‘非存在’。实际上,同样一个东西有存在的潜能,就有非存在的潜能[*to auto ara dynaton kai einai kai mē einai*]。”(1050 b 10 - 12) *dechomai* 的意思是,“我接纳,我接受,我承认”。潜能着,就是接受,让它成为“非存在”。对“非”的接纳把潜能定义为消极性和基本的激情。正是在潜能的双重特点中,亚里士多德很好地显示了该术语本身,并且通过它,亚里士多德表达了或然(*to endechomenon*),它扎根于或然,扎根于“非存在”的可能性中。

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形而上学》中,“非潜能”的例子几乎都是从技术和知识的领域(语法、音乐、建筑、医学等等)提取出来的,于是我们可以说,生命完全存在于潜能领域中,存在于能与非能的潜能领域当中。所有人的潜能与非潜能都有同样的起源。对于人来说,所有存在和做的能力,都与它本身的丧失合法地相关。这就是人类潜能之不可估量的特点的起源,相对于其他生命的潜能来说,它既暴力又极具效率。它们可以仅仅是特定的潜能,也可以是那样那样登录在生物学使命上的某种行为。人是持有自己的非潜能的动物,其潜能的伟大是被

非潜能的深渊所估量。

潜能,不是自由

此处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认为现代自由问题之根基,便在于这个关于所有潜能的语意含混(*anfibolica*)的本性的学说。实际上,自由作为问题正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权力,都同时也是一种“不”的权力,所有的潜能都是非潜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本真的自由既不是完成这样或那样的行动的潜能,也不仅仅是未完成(这样或那样的行动)的潜能,而是在与丧失的关系中维持自己,有它自己的非潜能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仅从来没有在这个语境中提到“自由”这个术语,而且,也不曾以任何方式,提及意志和决断的问题呢?当然,就像施乐莫·派恩斯^①明确展示的那样,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自由的概念界定的是一种身份和一种社会状况,而不是像对现代人那样,某种可化约为经验和主体之意志的东西。但这是很关键的,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被确定为对某种丧失的 *hexis*(持有)、作为不做和不是的潜能,是不会像权利或财产一样被分配给主体的。在《形而上学》第四卷所包含的哲学词典(1022 b7-10)^②中,我们读到,如果 *hexis* 是一种持有者与被持有者之间的关系的的话,那么“‘有’这一 *hexis* [*echein*

① 施乐莫·派恩斯(Schlomo Pines, 1908-1990),犹太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学者。译注。

② 参见中译第109页:“实际上,这一类的‘有’显然是不能有的;因为,如果容许这样的‘有’,‘有’将累进至无尽。”译注。

hexis; *hexis*, *habitus*,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有时去动词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已有东西的占有的话,那么,我们会陷入无限了。”

对一种潜能的 *hexis* 不能反过来被持有,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那种作为能力归责与存在方式(*habitus*)之核心的自我反思的意识的不可能性。但这也意味着,潜能问题,对一个希腊人来说——很可能,还有理性——与主体的自由问题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是非潜能的

现在是时候更加近距离地质疑潜能与非潜能,能与不能之间的关系了。如果所有的潜能都已经永远是不进入行为的潜能,那么,一种潜能又何以能进入行为呢?我们又怎能思考不一存在之潜能的活动呢?如果弹钢琴的潜能活动在于钢琴家在乐器上弹奏一曲,那么不一弹的潜能活动是什么呢?同样,思考潜能的活动在于思考这样那样的思想,那么怎样理解不去思考的潜能的活动呢?也许,这两种潜能是如此不对称,如此异质性,以至于这些问题都是没意义的。然而,如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所有的潜能就是同一物的非潜能本身,而且是相对于同一事物而言”,那么在付诸行动过程中的非潜能的命运问题就可能简单地置于一边了。

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回答包含在这样两句话中,虽然它们极端的简洁,却也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天赋